

文坛巨匠传世名作

WENTANJUGUANGCHUANSHIMINGZ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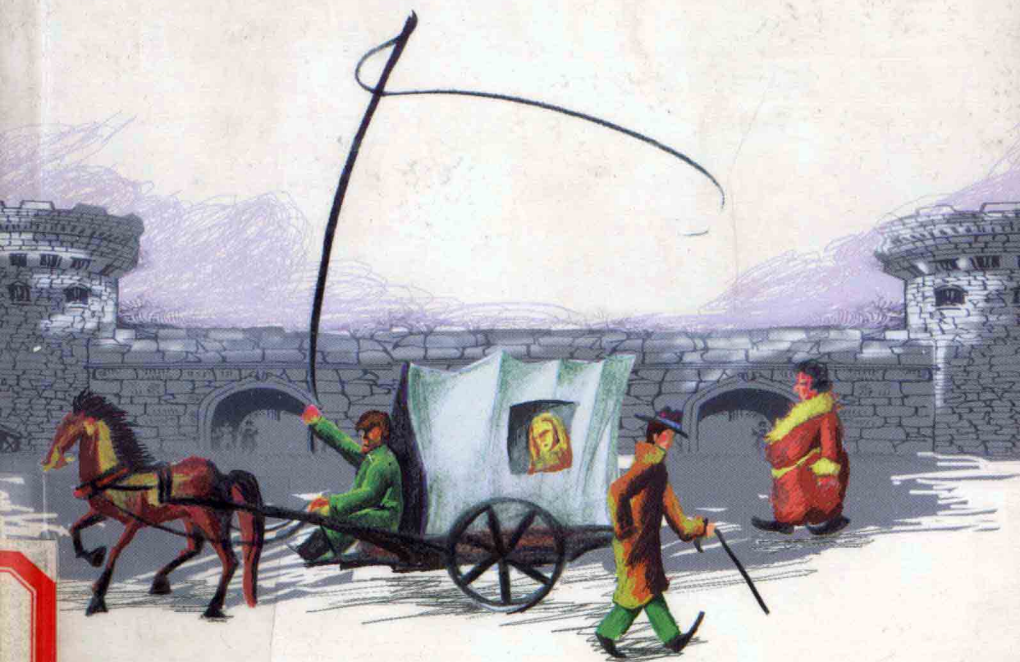
莫泊桑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
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

契诃夫称赞莫泊桑：“他以高超的小说技巧，
写下如此多的优秀作品，

以致我们这些有心创作的人都更难以下笔了。”

莫泊桑

短篇小说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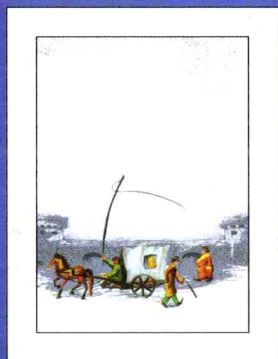
韩雪 译
哈尔滨出版社

文坛巨匠传世名作

WENTANJUJIANGCHUANSHIMINGZUO

莫泊桑

短篇小说精选



Guy de Maupassant

哈尔滨出版社
韩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 钟雷主编.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3.12

(文坛巨匠传世名作)

ISBN 7-80699-070-4

I. 莫... II. 钟...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615 号

主 编: 钟雷

责任编辑: 高晴

副主编: 王勇 何展达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文坛巨匠传世名作
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

韩雪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 150006

电话: 0451-86225161

E-mail: hrbcbbs@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20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070-4/I·18

定价: 100.00 元

本册
1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省分所

前言

有人这样慨叹：写小说难，难不过写短篇小说；当作家难，难不过当天才作家。在短篇小说的王国里，杰出的作品都来之不易，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通常都凝聚着作者的艰辛，写作天才除外；而天才往往又特立独行，常常不为世俗所容。

莫泊桑这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的一生，大概就在这样的慨叹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也许正是才情与思想、艺术与品格的矛盾冲突，才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莫泊桑，我们今天也才能欣赏到文学殿堂里的奇珍异宝。莫泊桑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母亲是一名狂热的文艺爱好者，并有很深的文学修养，莫泊桑受其影响也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因为他母亲与福楼拜是好友，因此他也有机会一亲大师芳泽，受到了福楼拜的亲自指导，从小就打下了成为一个伟大短篇小说作家的基础。据传，福楼拜曾建议莫泊桑观察酒店前的十余匹马的各自特点，而且是只要一说出其特点，大家就能立即辨认出来。这样的训练对于莫泊桑以其独特眼光来观察社会，从特有的视角来描摹写作对象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正是因莫泊桑在写作过程中的慧眼独具，道别人所未道，才成就了其作品永恒的艺术价值。

1880年，莫泊桑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合集《梅塘晚会》问世，年仅30岁的他因《羊脂球》而一鸣惊人，成为当时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此后，他很快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先后共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350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有两种题材在莫泊桑的笔下具有无穷魅力。一是讽刺虚荣心与拜金主义的，如《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二是战争题材，描写普法战争、反映法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的，这方面的杰作是《羊脂球》。作家通过现实主义的笔触，或揭露第三帝国

的黑暗内幕，或抨击统治集团的腐朽荒淫，与此同时，还对下层民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莫泊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位生活上的浪子，他终其一生周旋于女人之间，却一生未婚。在福楼拜的提携之下，他在 21 岁时就可用版权款订购游艇了，除了创作，他将剩余的时间与精力发泄在酒精与女人之间，终日置身于庸俗而又乏味的生活之中。也正是这种过于糜烂的生活，严重从而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过早地放下了手中的艺术之笔，43 岁就匆匆地与苦难的人世告别了。值得庆幸的是，于他而言，艺术创作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才是他的语言天才恣意挥洒的归宿。

当然，我们不必发一些无谓的感叹，也不必对天才进行过多的指责，正式那样的生活或者那种生活方式成就了莫泊桑。没有长期眠花宿柳的生活体验，他能对妓女有如此深的理解、寄寓那么多的同情吗？对三六九等的女人都如痴如狂地追逐，也为他走近贫民百姓的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借用诗人波德莱尔的一个诗集名来概括他的一生：恶之花，其人、其作品就是苦难、平庸、乏味的生活中所开出的一朵绚丽的艺术之花。莫泊桑的人生虽然不无灰暗，但他这朵花儿，却闪耀着异样的光彩。

本书从莫泊桑众多的短篇小说里，精心选译了 15 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虽有挂一漏万之嫌，却也基本上能较为全面地反映这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思想，读者朋友完全可以从一窥莫泊桑的艺术真谛所在。

译者

2003 年 9 月

文坛巨匠传世名作
BEST-KNOWN MASTERPIECE

目录

莫泊桑 短篇小说精选

羊脂球	1
菲菲小姐	51
皮埃罗	66
月色	73
巴蒂斯特太太	80
骑马	87
两个朋友	99
我的叔叔于勒	106
绳子	116
伞	125
项链	137
衣橱	149
橄榄园	159
一家人	192
莫兰那只公猪	223

羊脂球

连续好几天，队伍稀稀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的胡子又脏又长，身上的军服又破又烂，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劳，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不自觉地机械地往前走着。只要一停下来，便会累得倒下去。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还能看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敢死队”等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



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带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有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能维持下去;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士兵,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卢昂城了。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情,有时也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3法里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塞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残兵败将,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如此彻底,将军身处其中也是惊慌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沉重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器或厨下的菜刀也当做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



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匆匆忙忙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点到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轻骑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一会儿，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呼呼一大群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3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囊囊地响。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成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漆黑的屋子里，惊慌不安，就仿佛遭遇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牲畜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难，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



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葛顺从。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许多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况且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卢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精神,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回到家里,却很高兴地说说笑笑,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连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出大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走来走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



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作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来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挣得越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民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壮举，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的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

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 10 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 4 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 3 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 4 点半，旅客们已聚集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眠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卢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这种打算，因为他们气质原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黑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了另一个门。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



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捉摸不住的窸窣之声，但这种窸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垂头丧气丝毫不想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系上了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准备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待着，至少雪不会下在你们身上了。”

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一听这话于是急忙都奔了过去。那3个男子先把各自的太太安置在车厢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人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身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都把炭点燃，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



好半天，其实彼此告诉的事情，谁都早已知道。

最后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4匹马，现在却套了6匹，因为车重路滑不好拉。这时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车出发了。

车子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的响声呻吟着；那6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灵活地飞舞着，不停地吧吧作响，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细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把屁股高高地一耸。

谁也没有觉察，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一位地道的卢昂土著旅客把它比作天上降下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忽而出现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的茅屋；天上覆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得大地更显得白茫茫地耀眼，这时候从云间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铺底顶了过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爱说爱笑的真正诺曼



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十分昭著，因此本地的文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一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有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各个客厅。有一个月之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个不停。

鸟先生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他的身材矮小，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颊须。

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说话总提高了嗓门，主意来得特别快；她在铺子里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多亏有她欢天喜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有生气。

在这对夫妇旁边的是属于更高一个阶层，道貌岸然的卡雷-拉玛东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有很高的地位，开着3座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一直是友好的反对派的首领，他所以当这反对派的首领，惟一的目的是他先攻击对方，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然后再附和对方，可以得到更高的报酬。卡雷-拉玛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那些派到卢昂来驻扎的好人家出身的军官们常常在她身上找到安慰。



她此刻面对着丈夫坐着，蜷缩在皮大衣里，又小巧，又娇憨，又漂亮，睁着一对沮丧的眼睛看着车厢令人愁云惨雾的内部。

坐在她旁边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本人是一位气派很大的老绅士，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摆布，好突出他和国王亨利四世天生的相似之处。按照一种对他的家庭大有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个女子怀了身孕，这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和卡雷-拉玛东先生是同僚。他在省里代表着奥尔良派。他怎样会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的女儿结婚，这一直是个谜。不过伯爵夫人气质很雍容，待人接物比谁都能干，并且社会上还认为她曾被路易·菲力普的某一王子爱过，整个贵族阶级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只有她的客厅里还保持着旧日的风流情调，因此很不容易踏进去做座上客。

德·布雷维尔家里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收入达到 50 万法郎。

上述的 6 个人算是车上的基本队伍，是社会上每年有靠得住的收入、生活安定、势力雄厚一方的人，同时也是信奉宗教、服膺原则、有权威的上等人。

凑巧得出奇的是 3 位太太同坐在一条长凳上。伯爵夫人旁边却还坐着两位修女，她们手掐着长串念珠，口里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其中的一个年纪已老，满脸都是麻子，仿佛就近中了几发霰弹似的。另一个身子很瘦小，一张好看



而带病容的脸长在一个痨病胸部的上面。这个胸部正被一股使人甘心殉教、超凡入圣的贪婪的信心蚕食着。

在这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的眼光都注意着他们。

男的，大家都认识，是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他是一切有身份的人最怕碰见的人。20年来，他那一把黄褐色大胡子在一切有民主风味的咖啡馆的啤酒杯里拂过来拂过去。他的父亲当年是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一份相当像样的产业，他和弟兄朋友们把它吃了个精光，迫不及待地等候共和国降生，以便获得他为革命喝了这么多杯啤酒之后理所应得的地位。在9月4日那天，也许是有人跟他开玩笑，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可是等他上任就职时，办公室的侍役们，那时是办公室的惟一主人，却拒绝承认他这项资格，他只好悄悄退了出来。好在他本是个老好先生，平常与人无争，最喜帮助别人，因此他又鼓起无比的热忱，从事本地的军事防卫工作。他叫人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把附近树林中的小树一齐砍倒，在公路上密密层层埋伏下许多陷阱。他很满意自己这些准备工作，所以等敌人的部队快开到的时候，他就很快地回到城里。现在他以为到勒阿弗尔去更可以为国效劳，在那个地方新的防御事项会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

那个女的是一个妓女。因为身体过早发胖而出了名，外号叫“羊脂球”。她身材矮小，浑身到处都是圆圆的，肥得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节周围才凹进去好像箍着一个圈圈，颇像是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肉皮

